

秋日图景

□梁路峰

当秋风轻轻掀开季节的帷幔，内蒙古草原便以一种温柔而深邃的姿态，缓缓舒展在天地之间。

晨曦微露，天边渐渐泛起一抹淡蓝，如同初醒的少女轻轻掀开眼帘，羞涩而又充满期待。我站在草原的边缘，脚下是柔软如绒的地毯，那是秋草编织的梦境，每一根草尖都挂着晶莹的露珠。远处，群山连绵，层林尽染，金黄、深红、墨绿交织成一幅绚烂的秋日图景，仿佛是大自然最得意的调色盘，不经意间倾泻于无垠的草原上。

随着脚步的深入，草原的色彩愈发丰富起来。金黄，是秋天草原的主色调，那些曾经翠绿的草叶，在秋风的轻抚下渐渐换上了金色的外衣，一片片，一丛丛，如同金色的海洋，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偶尔，一抹深红或橘黄跳入眼帘，那是草原上不知名的野花，它们在秋风中顽强地绽放，为这广袤的草原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

抬头望向远方，蓝天如洗，几朵白云悠闲地游荡，仿佛是大自然最不经意的笔触，却勾勒出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画面。天空之下是连绵起伏的山丘，它们或青或黄，或淡或浓，与草原层次分明的秋日风景相映成趣。此刻，我仿佛置身于一幅流动的画卷之中，每一步都踏着诗意，每一眼都是美丽的风景。

走在草原上，耳边是此起彼伏的交响乐，让人沉醉其中。远处，传来牛羊的叫声，那是草原上最质朴的音符，它们或低沉或高亢，与草原的宁静形成鲜明的对比，却又显得那么和谐自然。偶尔，一两声马儿的嘶鸣划破长空，那是自由与力量的象征，让人心生向往。

近处，是风吹过草原的声音，它时而轻柔如丝，时而狂野如潮，如同大自然的呼吸，充满了生命的律动。还有那些不知名的小虫，它们在草丛中低声细语，似乎在诉说着草原的秘密与故事。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首关于秋天的草原之歌。

在这片草原上，每一处风景都蕴含着深厚的情感与动人的故事。我遇见了一位蒙古族老牧民，他身穿传统的蒙古袍，手持马鞭，坐在蒙古包前，目光深邃而温暖。他向我讲述着草原的历史与传说，那些关于英雄、关于爱情的故事，如同一首首动人的诗歌，让人听得如痴如醉。老人的话语中充满了对草原的热爱与敬畏，他说：“草原如同我们的母亲，它养育了我们，也教会了我们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

草原上的那达慕，是一场关于力量、智慧与勇气的盛会。赛马、摔跤、射箭……每一项比赛都充满了激情与挑战，而观众的欢呼与喝彩更是将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各民族兄弟姐妹的热情与豪迈。

随着夜幕的降临，草原逐渐归于宁静。我独自坐在蒙古包前，望着满天繁星，心中涌动着无尽的思绪。草原，这片广袤而神秘的土地，它不仅给予我视觉上的震撼与享受，更让我在心灵上得到了一次深刻的洗礼与升华。

我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草原以其独有的方式告诉我：生命应该像草原一样广阔而深邃，包容万物，顺应自然；人应该像草原上的生灵一样，拥有自由与勇气。

此刻，我仿佛与草原融为一体，成为它的一部分。我感受到了它的脉动与呼吸，也听到了它对它的呼唤与期待。

当秋风再次吹过草原，带来一丝凉意时，我知道要说再见了。我依依不舍地回望这片给予我无数美好回忆的土地，心中充满了感激与留恋。草原啊草原，你是我灵魂的归宿与港湾，你的美丽与深邃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岁月不居，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经历什么风雨与坎坷，我都会想起秋日的草原，想起那些金色的草浪、悠扬的旋律、动人的故事。

黎愷
语怀

拐子坪在黄河边上，以前我拍照片时去过，这里符合人们对黄河岸边乡居生活的想象。村子在一处高高的悬崖上，崖上崖断千尺，别处已近绝迹的黄河古老树种在这里依然枝繁叶茂，簇拥着一个小村落。石砌的窑洞里，雕着中华民国年间的窗户，窗棂上雕着精美的花饰。这家人很讲究，炉子上坐了一把大铜壶，茶是本地的黄芪，有一点点苦香。桌子也很讲究，方桌，有些年头了，铜包角锃亮，光滑温暖。桌子原本应该是大红金色，隐约有牡丹叠蕊的层次。有一面旧时的镜子，斑驳了水银，旁边的对联亦很古老：庭前花开花落花谢花开，天外云卷云舒云舒云卷。

鸟鲜菜端上来了。来了一位男子，很儒雅。“肥猪白水，大家慢慢吃！”说完就出去了，大家皆吃了一惊，这僻地小村，这是这家的什么人？我又不好问。

说实在话，这菜实在是淡了些，又素了些，与厚重口味的杀猪菜判若云泥。好在有一坛自酿的黄酒，也是新酿，味还没有浸。醇藏的时间不够，喝起来有点涩。所欣喜的是用黄河水酿的，有一点土腥气，味道悠长。

鸟鲜菜就是杀猪菜，不喜欢杀猪菜的称谓，就换了个概念。鸟鲜菜可能还是很大一部分人的乡愁。

北方的冬天，先是从乡村背阳处的一堆柴草开始的。什么时候，秋风把它们聚成一棒，黯淡的旧年的尘土也堆过来。

童年的记忆里，杀猪前先要贴一道“符”，这符是画上去的，没人认识。后来我相信，连那个画符的先生也不认识，他只是随心所欲地画着，心情好时，多画几道折，画得愈潇洒，愈能体现神秘的气氛。心情坏时，画得就敷衍，凌乱不堪，毫无章法。有一年我曾看见，那个先生分明是描摹了窗户上的凌花图案，祖母不许我揭穿。后来祖母说，这是人家吃饭的本领，是本领就有道行，就有个修行的过程，让他慢慢修过去。很多年后，想起祖母的这番话，总是想到寂寥的天空下那一缕直直的孤烟。

某天有朋友喊吃杀猪菜，图个热闹也就去了。大家围成一桌，口口声声说这是我们的乡愁。一转身，柴门却有一幅字已淡的对联：此木为柴山山出，因火成烟夕夕多。

二

黄河边有个苍耳寺，寺后的崖畔上有一棵古榆树。冬天的时候，枝丫上“结满”麻雀，像会飘动的果实。夏天的时候，举着一树翠绿的叶子，风一摇，会露出一些黑鸟，它们有雪白的胸脯，喙上白下灰，眼睛如两点随时会进溅的水。春天时，一树榆钱儿缀满露水，榆钱儿饱满。熟落后，地上一地榆钱儿，风一吹，纷纷扬扬洒向峡谷。寺顶上的鸽子粪也在一同落了下去。我第一次与它邂逅是在正月初三日的早晨，村里的老老少少举行拜春仪式，有一粒鸽子粪莫名其妙落进我的变焦镜头里，拍摄没有完成。后来，很久也没清理干净这粒粪。这为我第二次去埋下了伏笔。后来去得多了，喜欢上了这里。绿黄河东岸一脚迤邐下去，高崖错落，沟沟参差，转过一个圆形的大弯后，东岸成了南岸，突兀一块岩石上，就是苍耳寺了。它高高翘起

有些东西，即使相遇得晚，接触它时，亦如被箭射中似的，悍然热血沸腾。地老天荒之间，它带着铺天盖地的色彩和鹰羽银袍的气势，一直在这里等待。我与蒙古族长调的相遇，便是如此。

对酒当歌，长调就是酒，酒就是长调。尤其在酒歌相伴的草原，它们同属于心。

初听，蒙古族长调像从银碗中悠然倾泻，听不懂歌词的内容，却可以感受到一种苍凉和辽远。音韵很低，夹杂饱满的成熟，有金属的密度，这密度关于风情，是啊，还有哪个地方会比草原更具质的质感和风情呢？乐声渐起，恰似一辆勒勒车缓缓游荡在无垠的绿毯上，底气十足的自由而野性。没有织锦繁华，没有裂帛之秀，只绵延跌宕着绿意，车轮辘辘，一路流畅地铺排至天边。

再听，声音如酒香一般慢慢醇厚响亮，有了阳光普照和百鸟的翱翔。仿佛一场盛大的秋菊花事，万丈的光亮与璀璨，在流云似水的年华里，博取这九月里最短的一瞬。音调时而舒缓绵长如雄鹰展翅，时而急促跳跃似骏马驰骋，拔高的一刹那，大丽花明媚地开着，琴声与歌声珠落玉盘，交叉错落，紧紧融于草原的辽阔苍茫。

听到动心处，于无声处听惊雷。当音韵达到高潮时，如同最烈的酒入喉，瞬间点燃了心中的火焰。

苍穹之下，洪荒之野，一曲悠远，自歌者喉间淌出，如枯木逢春，又似长河落日。他，一手托着雕花的酒碗，另一手随着旋律轻舞，仿佛是天间最不羁的笔触，在勾勒着风云变幻。这长调，是风的低语，是鹰击长空

的自由，也是马踏飞燕的豪迈，穿透了时间的尘埃，抵达一个灵魂得以自由翱翔的所在。那一刻，歌者让所有听众都觉得，他就是那只鹰，那匹马，甚至，就是草原的中心。大理石一般的硬度音质，洋溢着雄浑底蕴的高亢，将人们的感觉带到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高度，整个世界都以听觉的形态，从四周涌来，慢慢地，将酒的醇香淹没了。每个人，已然化为草原的一部分，与天地共呼吸。

一曲长调，好似梦中的旧人，踏一弯凉月来寻。以为的丢失，却原来在多年后猛然遇到，在这里，在草原，在梦中，在灯火阑珊处，从未离开。

河岸晓风

□钟颜



黄河岸边古村落 钟颜 摄

于黄河的高崖上，远远望去，石崖刀切斧断沉下河去，一面直壁上举了一个小寺。夏天，它会被榆树的叶子遮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到它的存在。寺墙下面有几株至少上百年的野生麻黄，蛇很喜欢在麻黄红宝石一样的果实里晒太阳。有一次，我惊扰了它，蛇贴着我的鞋不慌不忙地滑过，那寒冷的感觉毛骨悚然。

苍耳寺是我取的名字。在去苍耳寺的路上，遍地苍耳牵了一裤脚。寺小的像一只耳朵，庙堂矮的容不下一只羊，就叫它苍耳寺了。这样的寺庙在黄河两岸多如牛毛。一个野菊灿烂、秋气凛冽的午后，小村明亮，村里砌石的小道上，成群的野雁把人和田向村里挤去。人难争地，人退了去。很多年里，村里人都要在这个小寺里举行各式各样的活动，生活在周围的动物，也被视为神灵，从没有受到侵害，繁衍成灾，方圆二三里范围地里的庄稼被吃光了。老乡们也只是惋惜上半年，第二年依然撒下了种子，很多年过去了，野雁铺天盖地，落下时，可以遮住一片田土了，也没见一个老乡驱赶过一只。这个寺已成一个象征，一个变动的、新生的、明媚的季节降临于此。

黄河像绿色的带子，太阳强烈时，河水是银亮的，光线的色泽是峡谷温度变化造成的结果，常常变幻莫测。冬天则白雪茫茫，像一个束了腰身的淑女，拢了一袭轻纱，神情若隐若现，偶尔露出峥嵘，仪容

端庄，肃穆礼范。

正月初三拜春是苍耳寺第二个拜祀活动，村里人燃了松枝柏叶，鱼贯祭祀，祈祷风调雨顺。这是一年中最隆重的祭祀，超过了岁祀。拜春前一天下午，村里人会把一个冬天藏在乱石与草丛中的杂物清理干净。在寺前清扫干净的空地上，撒了谷粒，鸽子起起落落，跳来跳去，也是行春的一种。村里的孩子围过来，穿着干干净净，眼神清澈无邪。寺后的冰河忽然会隆隆作响，村里人会听上许久，这会对第二天的拜春方式产生影响。冰河裂开时的声音，村人们视为打春声。这与一些地方鞭打耕牛的风俗不同。如果裂冰声没有响起，拜春前就要击一阵鼓，每人寻一块青石，居高临下向河中抛去，石头轰隆隆滚到冰面上。这样的打春同样令人惊异。这一天，圈里的白生猪都要涂一块红，用红纸浸了，涂抹于身。最有趣的是，后来很多人家用口红涂。有些女儿家淘气，不经意间，会给猪涂一个红嘴唇。

拜春时，寺前会找一堆旺火。有一年，我初二下午就到了，旺火已拢好。夜色中，看见它与天空贴得那么近，一抬头，闪烁的星星，似乎就会被碰落。夜里还是有寒气，从峡谷升上来的霜雾，很快就裹紧了村子。远处的星星像落在了山冈上一样，一粒一粒就在眼前。崖底的黄河忽然发出了轰隆隆的响声。很多老乡跑

悠悠长调盈盏间

□燕子

空，在流云似水的年华里，博取这九月里最短的一瞬。音调时而舒缓绵长如雄鹰展翅，时而急促跳跃似骏马驰骋，拔高的一刹那，大丽花明媚地开着，琴声与歌声珠落玉盘，交叉错落，紧紧融于草原的辽阔苍茫。

听到动心处，于无声处听惊雷。当音韵达到高潮时，如同最烈的酒入喉，瞬间点燃了心中的火焰。

苍穹之下，洪荒之野，一曲悠远，自歌者喉间淌出，如枯木逢春，又似长河落日。他，一手托着雕花的酒碗，另一手随着旋律轻舞，仿佛是天间最不羁的笔触，在勾勒着风云变幻。这长调，是风的低语，是鹰击长空

的自由，也是马踏飞燕的豪迈，穿透了时间的尘埃，抵达一个灵魂得以自由翱翔的所在。那一刻，歌者让所有听众都觉得，他就是那只鹰，那匹马，甚至，就是草原的中心。大理石一般的硬度音质，洋溢着雄浑底蕴的高亢，将人们的感觉带到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高度，整个世界都以听觉的形态，从四周涌来，慢慢地，将酒的醇香淹没了。每个人，已然化为草原的一部分，与天地共呼吸。

一曲长调，好似梦中的旧人，踏一弯凉月来寻。以为的丢失，却原来在多年后猛然遇到，在这里，在草原，在梦中，在灯火阑珊处，从未离开。

的自由，也是马踏飞燕的豪迈，穿透了时间的尘埃，抵达一个灵魂得以自由翱翔的所在。那一刻，歌者让所有听众都觉得，他就是那只鹰，那匹马，甚至，就是草原的中心。大理石一般的硬度音质，洋溢着雄浑底蕴的高亢，将人们的感觉带到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高度，整个世界都以听觉的形态，从四周涌来，慢慢地，将酒的醇香淹没了。每个人，已然化为草原的一部分，与天地共呼吸。

一曲长调，好似梦中的旧人，踏一弯凉月来寻。以为的丢失，却原来在多年后猛然遇到，在这里，在草原，在梦中，在灯火阑珊处，从未离开。

风且
吟听

出屋，站在院子里听黄河裂冰的尾韵。

刘大爷隐居乡间的二胡演奏家。据说，他的二胡可以模仿很多动物的语言，可以把动物吸引过来，让它们没有工夫去糟蹋庄稼。一到秋收，刘大爷的二胡整天不断弦。村里人给他买烟买水买酒，也会炖羊肉犒劳。这位民间艺术家，把音符一年年洒进泥土，这个村子的土地也会跳舞。

三

一个人在沙拐子出生，娶妻、生子，种了一辈子地，以为要埋在沙拐子了。末了，却住到了城里，老是赤脚走路，家人劝了几次，就是改不掉，舒坦惯了，最后只好回到村里。

这个人就是老吉。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吉祥。

约好寒露这天去看黄河，到他家吃羊肉。

中午一进村，见老吉靠着土墙晒太阳，旁边有一个人卷旱烟，有十几支了。后面有一排空房子，都没有窗扇，黑洞洞的，像有一种声音暗暗逼近过来。远处有一条路，看起来许久没人走，荒远了。

老吉却穿着鞋。他看我一脸疑惑，说，寒露不露脚，节令得遵守。

没有回家，先到了野地里，有一群羊越过一块葫芦地。野草中有一颗葫芦硕大无朋，熟透了。看不甚清楚，一条路模模糊糊穿过一片空地，静静生长的鸢尾花已经枯了，遍地矮矮的秋草，在黄土高筑的一道堰下收住了蔓延之势。

转过去，有一个老乡平谷场。一亩一亩，敲瓷实的。一肩头的草屑滑下了脊背，太阳的斑点一般，闪一下，又闪一下。

不远处有一个院子，土路上静悄悄的，似乎多少年无人走动。窗玻璃却明亮的出奇，像一片立着的水，感觉有人深坐窗后，深刻地存在着。

老吉说：有些活，不干，它就没有，干起来，一辈子没完没了。

这时看见了一个牧羊人，抱着一杆羊铲，边走边后望，他的身后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块砒砂岩，突兀而出，像跋涉中的一头狮子，沙拐子由此得名。

老吉挖了一袋子土豆，扛在肩上，我随他走。依稀相似，好像去年也如此。一前一后，前年我们也是这样走回村里。

土路上没有痕迹，葵花结得很圆，有一个人掰葵花，锋利的小电锯一晃，一朵花儿就落了地，很快就集了一个堆子。一辆拖拉机停在地头，一只野鸽子立在车把上，雀跃一下，又雀跃一下，再雀跃一下，没有飞走，叫了两声，后面的村庄里响起了狗吠。野鸽子又叫了两声，没有任何回应，忽然不动了。几只野鸽子绕着沙拐子，落下去了。

回到院子里，老吉把土豆洗净，放到锅里炖，羊肉的香味和着五谷的香味，转了一圈儿，又回到院子里。

老吉说：杨五挨的二小子误了车，那天没赶上吃鲜羊肉，我把他叫来吧。

只留下我和狗，檐头上的荒草一涌，风落进了院子。

吃过饭，老吉从树上摘了些红枣，杨五挨的二小子找一块树墩，来之前，他带了一盒月饼，打开来，放在树墩上，让我们尝，月饼馅是奶酪做的。

“从心动写到心颤，也只能写出他三分之一不到的美好。”这样的一句诗，用到蒙古族长调的身上，恰如其分。

长调是一种哲学，看透世界，来于自然又归于自然。联想到某个备受关注的音乐节目，演唱蒙古族长调的歌手一开嗓，就给人以震撼，铁马冰河的内敛中自带千军万马的气场。

一个时代最优秀的音乐，无不自汗滴，来自血脉，来自泥土。在这个浪潮奔涌的大时代里，古老的蒙古族长调再度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它能将传统之美、音韵之美融为一体，它能跨越时间、空间、地域、语言，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那些最质朴的、最真挚的情感诉求，从未有过改变。

蒙古族长调，是流淌的《江格尔》，亦是活着的历史。它吟唱着草原的辽阔，记录着世代牧人的悲欢，恰似飘荡的哈达，传递着真情，在悠远的马头琴声和醇香的奶酒里，诉说着过往与未来，连接着天地间的自由与梦想。

呼伦贝尔速写
(组诗)

□刘翔慈

如何说出辽阔的爱

在这里，辽阔从形容词的定义里出走变成动词并不不断蔓延它在尽最大努力，诠释我对草原的爱

天空的高远无法满足我的想象

大地伸向远方仍装不下一个词

微风能读懂我的心你看，风一吹绿色就向远方推进一寸

星光下

此刻，盛大的夜幕为我开启所有星星都属于我在草原最深处，我拥有整个星空

草原之夜，自会有诗意升起

我想做一颗无名的星星在漆黑的夜里，有微光闪现

我还想为每颗星星写一首诗把它们的光芒全部刻在心里

我的小马驹，就在不远处一声嘶鸣，穿透夜色直抵我的心房

诗意从马厩起飞

那些马不知去向，马厩成了诗人的天下

所有不切实际的想法都可以涌上心头一首首诗在这里稍作停留然后，飞向远方

诗情和画意，在草原的腹部分娩，沿着河湾一步一走进每个人心里

生活的苦，从霞光里渗出被镶上金边，再被雕刻成丰碑

莫日格勒河的一滴水

一条河，在曲折的道路上行走从未停下前进的脚步它也试图，在风平浪静里酝酿一场海啸

如果，这条河与我内心的河流相遇

是激起浪花，还是共同奔赴大海

我庆幸自己成为河里的一滴水纵使掀不起一朵浪花也能为一条河的前行助力

或许有一天，我会停下来滋润即将干枯的河床我的目光，依然投向奔腾的河水祝福

风过草原

每一颗星星被夜风吹醒风跳过草尖，掠过河面也吹你和我我的心事，和风一同起飞

我像月亮一样升起有足够广阔的大地供我着陆

我已学会慢慢冷却却仍捧出火热的种子留给这片大地一粒真诚的种子

总有一天，世间万物都会借助风向我说出内心的秘密

高歌或低吟

草原上适合高歌，也适合低吟适合说出内心的独白

步伐不必一致绿色一直在脚下铺展铺展成万水千山

天南地北的歌声，与长调汇合与马头琴声汇合就是一曲草原交响乐

我在乐声中迷失自己导航系统失灵，它迷失于鸟鸣和虫吟

星诗
空秋
水
杉
林李
海
波
摄